

人常说，画，放远看，更美；山，站远看，更幽。
现实中的人，也应站在远处审视人生，
这样净化的不仅仅是视觉，还有心灵。



ISBN 978-7-5334-4650-5



9 787533 446505 >

定价:27.00元(共三册)

本册定价:9.00元

马上皇帝

读帝王之书
悟人生道理

赵匡胤



帝王全传文丛——张家林 李国防◎主编

输掉华山，
赢得天下

帝王
全传文丛

中国戏剧出版社

马上皇帝

赵匡胤

读帝王之书
悟人生道理

输掉华山，
赢得天下

帝王
全传

帝王全传文丛——张家林 李国防◎主编

K827
28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王全传/张家林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6

ISBN 978 - 7 - 104 - 02618 - 1

I. 帝… II. 张… III. 帝王 - 列传 - 中国 - 古代 IV.
K827 =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6269 号

帝王全传

马上皇帝 赵匡胤

责任编辑:赵莹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话:58930221(发行部)

传真:58930242(发行部)

电子邮箱: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金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300

字数:5800 千

版次: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104 - 02618 - 1

定价:498.0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落魄江湖行

一	1
二	3
三	7
四	9
五	12
六	21
七	26
八	29
九	38
十	50

第二章 潜龙遭忌

一	54
二	63
三	70
四	77
五	80

第三章 乱世英雄

一	86
二	98
三	106



四.....	110
五.....	113

第四章 显德新政

一.....	118
二.....	120
三.....	124
四.....	126
五.....	139
六.....	144
七.....	148

第五章 世宗征战

一.....	155
二.....	158
三.....	162
四.....	167
五.....	172
六.....	176
七.....	184
八.....	190
九.....	195

第六章 陈桥兵变

一.....	199
二.....	210
三.....	215
四.....	217
五.....	218



六.....	225
七.....	230
八.....	233
九.....	235

第七章 杯酒释兵权

一.....	244
二.....	247
三.....	256
四.....	264
五.....	265
六.....	272
七.....	276

第八章 平后蜀收花蕊夫人

一.....	280
二.....	290
三.....	295
四.....	297
五.....	303
六.....	311
七.....	312
八.....	316

第九章 举兵北伐

一.....	321
二.....	328
三.....	332
四.....	335
五.....	339



六.....	345
七.....	347
八.....	354
九.....	366
十.....	369

第十章 明争暗斗

一.....	375
二.....	379
三.....	383
四.....	385
五.....	387
六.....	390
七.....	394
八.....	398
九.....	400

第十一章 斧声烛影

一.....	405
二.....	412
三.....	421
四.....	428
五.....	438
六.....	446
七.....	454
八.....	459
九.....	464

第一章 落魄江湖行

从天福七年(942)至今,才八九年的时间,汴京城经历了多少浩劫,多少苦难?

八年之中,已经三易朝廷,五换帝王。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契丹主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汉隐帝刘承祐,这些短命的皇帝走马灯似的轮番登基,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哪一个不像饿狼厉鬼一般,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刮骨熬油似的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本就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黎民百姓们,还有多少血肉能够他们吮吸和啃噬?至此也就只能是家家断炊,奄奄待毙了。

尤为令人发指的是,天福十二年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亲率十万铁蹄踏入开封,对这座古城进行了疯狂的劫掠血洗。契丹兵像一群群出笼的野兽似的,破门入户,烧杀抢夺,几乎把开封城翻了个底朝天。金币银钱、绢帛粮米被哄抢一空,府库殚竭,万户罄尽。市民们不得不成群结队地拥出城外,一时间饿殍盈野,饥民遍地。

几番动乱,几番战火,已经把开封城翻来覆去烤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糊烧饼。

它又像一个沉痾缠身的垂危的病人,在日夜呻吟着,苟延残喘着,再也经不起任何的灾难和打击了。

但是,这一切,对于二十岁的汉隐帝刘承祐来说,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护圣都指挥使赵弘殷世居涿郡,祖上累代为官。涿郡乃古之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赵弘殷自幼习武,骁勇善射,也是个性情刚烈、宁折不弯的汉子。早在后晋时,他便与郭威等人在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的麾下为将。亲眼看到后晋朝政糜烂,引得契丹铁蹄蹂躏京师,开封百姓惨遭荼毒的一幕幕悲剧,曾为此而怒火填膺,悲愤难抑。好不容易盼到契丹败退,刘知远称帝,他也因战功晋升为护圣都指挥使。原以为自此以后,朝廷会修明政治,平息战乱,轻徭薄赋,让民众过一段丰衣足食的太平日子。不料高祖刘知远几个月后遽尔驾崩,刘承祐继位后昏聩庸碌,骄奢淫逸。修皇宫大内,大兴土木。急敛苛征,磨牙吮血,给啼饥号寒的黎庶百姓们又雪上加霜。

更加恼人的是,这个年轻天子居然嗜色如命,连续几个月不肯上朝理事。眼看着朝政为奸佞把持,国事日非。莫非自己与众将领们辅佐先帝,东征西剿,浴血征战打下来的后汉江山,又要葬送在昏君奸臣手中,大汉再次成为短命王朝?

马上



赵匡胤



留在这里，时间不能过去，哪怕暂时
就要发狂了，他一刻也不愿
他感到自己再也待不下去了，眼看

赵弘殷不敢想下去了，一闭上眼，他似乎又看到汴京城里刀光剑影、烈焰冲天，到处是乱兵横行，到处是尸骨枕藉，到处是血流成河……

他不能眼看着这大好河山岌岌可危，一旦崩塌。一个月来，他连续十次上书直谏，请求隐帝还朝理政，远女色，近贤臣，察民情，正朝纲。

但是一份份奏折呈上去，都如石沉大海。或是苏逢吉等从中截留，或是隐帝刘承祐根本不予理睬。他失望了，他被激怒了。今日，他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到御勾栏谏驾回銮，万不得已，便打算“尸谏”。

赵弘殷在烈日下直挺挺地跪在御勾栏，他的前后左右围拢着成千上万的百姓。孟业慌忙跑到赵弘殷面前，一边拉着他的手，一边说道：“赵大人，你这是何苦？有什么事慢慢地说嘛。这大热的天，热出个好歹来怎么办？”

赵弘殷微眯着眼看了看他，这是个助纣为虐的奸佞小人，自己平时最憎恶这个人，便厉声说道：“闪开！今日不见万岁，我赵某宁愿跪死在这里。”

孟业知道再劝也没有用，只好跑进大厅，一会儿又匆匆地跑出来，站在石阶上气喘吁吁地喊道：“皇上有旨，传护圣都指挥使赵弘殷见驾。”

赵弘殷立起身来，擦了把脸上的汗水，走进大厅，趋至隐帝面前跪下，叩首奏道：“臣赵弘殷叩见皇上，恭请万岁回驾皇宫，坐朝视事。”

隐帝刘承祐端坐在龙椅上，脸色铁青，胸脯子气得一鼓一鼓的，两眼怒冲冲地瞪视着赵弘殷，冷冷地说道：“眼下社稷无事，四海升平，日常朝事自有苏丞相等爱卿精心措置，何事非要朕亲自坐朝不可？”

赵弘殷朗声奏道：“自古以来，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圣上已有数月不曾上朝，此实非国家之福。如今大汉初立，百废待举。契丹兵前年攻掠蹂躏中原，至今疮痍未平，元气未复。又加蝗旱之灾，肆虐州县。百姓衣食不继，流离失所。汴京城内乞讨者、剽掠者到处都是，如雨后春笋，数不胜数。怎能说社稷无事，四海升平？”

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也不看隐帝已经怒不可遏，只是任着性子，一味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臣以为，朝廷如同一个人体，君为首，臣为四肢。头脑若不运转，四肢如何动作？朝中军政大事只凭几个朝臣措置，时日既久，皇上大权旁落，铸成尾大不掉之势，必会种下祸根。更何况近几年来，京城大兴土木，赋徭苛重，民财罄竭；上上下下，广蓄女乐，声色犬马，日费万金。百姓们早已怨声载道，忍无可忍。长此下去，臣诚恐我大汉又步后唐、后晋之后尘，社祚不永，再做个短命王朝。”

今日赵弘殷是有备而来，打定了主意要犯颜直谏，纵使忤圣意，逆龙鳞，也要一吐为快。在坐的臣僚和太监侍女们听他说得蝎虎，都一个个心惊肉跳，变貌失色。

隐帝坐在那里，气得浑身发抖，只觉得他的每句话都是对自己的大不敬，尤其是“广蓄女乐，日费万金”之类，更是明显地在嘲讽自己，早已有些坐不住了。

隐帝顿时勃然大怒，冷不防一脚蹬翻了面前的矮几，几上的酒壶酒杯“稀里哗啦”摔了满地。隐帝腿上的肌肉哆嗦着，一手抖抖地指着赵弘殷，喊道：“反了，反



了！来人，将这逆贼拿下，绑缚市曹，斩首示众。”

一言既出，石破天惊。昔日有功之臣，一语不合，立时便做无头之鬼。满大厅里的人们无不身颤股栗，冷汗直流。

早有两个如狼似虎般的禁军冲了上来，架起赵弘殷往外便拖。

正在此时，大厅门口慌慌张张地跑进两个人来，一齐跪在隐帝面前。隐帝看时，原来是平章事史弘肇和尚书右丞杨邠。只见二人满脸赤红，汗透衣衫，显然是冒着烈日匆匆赶来。便听史弘肇说道：“万岁息怒，赵弘殷虽说语涉不敬。但念他是先朝重臣，南征北战，忠勇无匹，而且对先帝护驾有功，还求陛下法外施恩，赦免其罪。”杨邠也以头碰地谏道：“赵弘殷一生刚介正直，今日进谏，也是出于一片忠君爱国之心。臣愿以全家一百余口的性命，保赵大人绝无谋逆之意，请皇上明察。”

史弘肇、杨邠都是先帝临终时的托孤重臣，又都是当朝宰辅。见他们二人极言切谏，在坐的朝臣们除了苏逢吉外，也都做个顺水人情，跟着跪了一地，为赵弘殷求情。

隐帝见众人求情，也不好硬来，便余怒未息地说道：“看在众卿家面上，今日且饶尔死罪。但汝咆哮朝廷，蔑视朕躬，妖言惑众，罪在不赦。自今日起，削去赵弘殷一切官爵，废为庶民。重责四十军棍，赶回家去。”

当下将赵弘殷推出厅外，被那虎狼一般的行刑军士打了四十军棍，衣袍打成碎片，浑身鲜血淋漓，皮开肉绽。

赵弘殷遍体鳞伤，被抬回府上。夫人杜氏、儿媳贺金蝉慌作一团，陪在床前一个劲地唉声叹气，唏嘘流泪。赵弘殷忍着刀割火灼般的疼痛，把发生在御勾栏里的事对她们简单说了一遍，末了问道：“匡胤儿呢？还没回来吗？”

杜夫人两眼含泪答道：“匡胤一早出去，至今尚未回府。”赵弘殷叮嘱二人道：“今日之事，切勿对匡胤说起。这孩子性情刚烈，嫉恶如仇，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这事若让他知晓，恐要生出事端。”杜夫人、贺氏都连连点头应允。

赵弘殷已五十多岁，膝下五子二女。两个儿子幼年夭亡，眼下只剩下三子二女。赵匡胤为长，今年二十一岁。次子赵匡义，比匡胤小十一岁，刚满十岁。三子赵匡美，至今还不满周岁。

当下杜夫人派人请来大夫，为赵弘殷煎汤洗伤，敷药疗疾，阖府上下，一片忙乱。

二

家中出了这么大的祸事，赵匡胤却一点也不知道。

今日一早，赵匡胤便约了他从小的好朋友韩令坤，一块到汴京西郊去练拳习

到郊外躲一躲也好。
留在这里，一时间不能远去，哪怕暂时
就要发狂，就要爆炸了，他一刻也不愿
他感到自己再也待不下去了，眼看就要发狂，就要爆炸了，他一刻也不愿留在这里。一
时间不能远去，哪怕暂时到郊外躲一躲也好。

帝王全传文丛

武，游玩散心。这些日子，他一有空暇便到城外去，那里清新的空气，湛蓝的天穹，悠悠的白云，一望无涯的绿禾青草、碧树红花，让他感到有一种无所拘羁的舒适和放浪形骸的宽松。而在汴京城里，他总觉得憋闷、压抑。那满街上随处可见的乞丐，从那褴褛肮脏的衣衫上散发出的傻哄哄的怪味，那一张张呈着菜色和病态的脸孔，那脸孔上流泄着的忧郁、痛苦、愤懑或仇恨的眼光，直令他心悸胆寒。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他总觉得像关在一个毫无生气的地狱里，有一种让人窒息的感觉。他感到自己再也待不下去了，眼看就要发狂，就要爆炸了，他一刻也不愿留在这里。一时间不能远去，哪怕暂时到郊外躲一躲也好。

走出城，一路上绿树成荫，繁花似锦，溪流淙淙，莺飞蝶舞。赵匡胤、韩令坤顿感心旷神怡。二人说说笑笑，迤逦西行，很快来到一片小树林中。

赵匡胤脱去长衫，紧了紧腰中丝绦，正准备与韩令坤练一段长拳短打。一抬头，却见树林深处有一匹枣红色的高头骏马正在悠闲地啃着青草。这马身躯矫捷，背宽臀圆，浑身滚瓜流油一般，充溢着一股生龙活虎的勃勃生气。

匡胤兴奋的两眼放光，对韩令坤说道“你看那匹红马，真乃神骏之物，一见便让人心馋技痒，我且骑它一骑。”韩令坤看时，只见那马四蹄硕大如碗，四肢细长有力，身上就像裹了一匹细腻光亮的红缎子，在柳林荫处犹然熠熠闪烁，确是一匹上乘好马。便说道：“此马非等闲之物，恐未经驯化，大哥须多加小心。”赵匡胤笑道：“越是桀骜不驯，骑来才越有味道。”说罢便悄手悄脚地向那马走去。及至走到近前，那马只顾吃草，用眼角瞟了瞟他，竟不加理睬。赵匡胤轻轻地挽起马缰，慢慢地贴近，突然将身躯一纵，翻身跨上了马背。

原来此马乃一马贩子刚从契丹国大草原上贩回来，被城郊豪绅石员外的公子石守信以重金买下，确是未经驯化。当下这野物见有人跨到自己背上，立即发了狂。前蹄腾空而起，鬃毛直竖，伸长了脖子嗷嗷长嘶。接着前蹄落地，后蹄又抬起了三尺多高，身躯左拧右扭，似是发了狠要把背上这家伙掀落马下。无奈赵匡胤一手握缰，一手死死地攥住马鬃，两条腿紧紧地夹住了马肚子，就像一贴老膏药贴在马背上，任其狂蹦乱跳，前掀后摔，就是不肯下来。此时早惊动了正躺在远处草丛里假寐的石公子，慌忙跑了过来。一看是一个红脸汉子骑在自己的马背上，不禁大惊失色，急忙喊道：“这位壮士，速速下马，这马野得很，出生以来还没有一人能骑到它身上。”赵匡胤却哈哈大笑：“这位兄弟，今天我偏要骑它，就让在下为你驯驯这厮。”话犹未了，只见那马将头一低，长尾一摆，猛嘶一声，箭射一般冲出了柳林，沿着一条崎岖的田间小路向不远处的一座山埠狂奔而去。

韩令坤和石守信都吓黄了脸，在后面撒腿便追。远远地见那马冲上了山埠，向前面一座低矮的碑楼大门跑去。令坤高喊一声：“赵兄当心”，话音未落，便见那赵匡胤猝不及防，一头撞在门楣上，轰然跌落马下。韩令坤心里一阵紧缩，暗道，完了完了，赵兄小命休矣。但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只见赵匡胤突然从地上弹了起来，疾跑几步，又纵身翻上了马背。那马使尽浑身解数，千般花样，终不能把背上的人



再次掀落。至此已周身大汗淋漓，黔驴技穷，只好乖乖地听命。

赵匡胤将马稳稳地骑了回来，到二人面前腾身下马，口中连连道：“好马好马。”韩、石二人忙围过来，问他头碰伤了没有，赵匡胤以手抚额，笑道：“没啥事，只是这里有点木乎乎的。”

石守信瞪大了眼睛盯着这位年轻人，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使他深信这是一位胆识过人，敢于下海擒龙，上山伏虎的人中豪俊。只见此人身材雄奇伟岸，方面大耳，脸呈枣红色，双目灼灼如炬，真正称得上是堂堂一表，凛凛一躯。

当下石守信向赵匡胤、韩令坤深深一揖，笑问道：“不知二位公子高姓大名，来此处有何公干？”

赵匡胤打量着眼前这位年轻人，看他年龄与自己差不多，身長玉立，眉清目秀，言谈彬彬有礼，举止落落大方，一看便知是个古道热肠英雄豪侠一类的人物。心中高兴，忙还礼道：“在下姓赵名匡胤，人称赵大郎，在汴京城里居住。这位是我的好友韩令坤。我二人平日专好使枪弄棒，演习武功。今日本欲到这旷野之中，密林幽静之处，练练拳脚。不料见了公子神驹，一时技痒，多有冒犯，尚祈恕罪。”

石守信慌忙说道：“哪里哪里，刚才赵公子骑马时，身手矫健，驭术精熟，令小可大开眼界。又听二位乃尚武之人，小可虽是个乡野村夫，却也是自幼喜欢武功，拜过几家师傅，学得三拳两脚，今日倒愿与二位公子讨教些招数。”

三人既是同道，一拍即合。当下便在这树林中拣一空旷处，抡臂踢腿，你攻我守，盘旋飞纵，来来往往。脚下的青草野花早被踩得乱浆糊一般。练了一个多时辰，三个人都累得大汗淋漓，便在一棵大柳树下歇了，把短衫脱掉，拿在手中权当扇子，不停地抡动煽风。

三人一边歇凉，一边切磋武功。你一言我一语神聊畅侃，十分投契。石守信见此二人都身怀绝技，非等闲之辈。又为人豪侠爽朗，心中暗生倾慕之情，犹豫了一会儿说道：“二位公子，在下有一句不知深浅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匡胤笑道：“我等虽非深交，却是一见如故。有何话石公子尽管讲来。”

石守信道：“在下愚钝，却想攀龙附凤，与二位公子结为金兰之好，不知二位可肯俯允？”

赵匡胤哈哈大笑道：“我也正有此意，不想为石公子先说了。昔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传为千古佳话。今日我们何不来一个柳林三结义，说不定也要做一番掀天揭地的大事，成为流芳百世的英雄。”

于是三人便在柳林中撮土插草为香，拜过天地，又兄弟互拜，然后对天盟誓道：“今生今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赴汤蹈火，生死不渝。”序齿已毕，赵匡胤年龄最长，为大哥，韩令坤次之，为二哥；石守信最小，为三弟。

磕过头以后，石守信道：“我等既结为生死之交，自当设酒贺喜。今天小弟我做东，到酒楼中喝个痛快如何？”

赵匡胤、韩令坤都是爱喝酒的，自然欢喜，当下三人来到西城，寻了一家酒店，

就留在这里，一会儿不能远去，哪怕暂时他感到自己再也待不下去了，眼看

让酒保把马拴了。他们找一个干净单间坐下，要来一坛老酒，少不得牛肉、猪肚、海鲜等下酒菜肴。弟兄三人轮番把盏，你敬我让，开怀畅饮。吃了半日，三人俱已各带酒意，话说得越来越投机，大有英雄相见恨晚之意。说着说着，便扯到了朝政得失上来了。石守信说道：“二位仁兄家住城里，两家伯父又都是朝廷中人，必定知多见广。如今小弟所处的乡间，百姓们生灵涂炭，怨声载道，都说当今天子昏聩无德，朝纲为奸臣把持，贪官污吏横行于世，长此下去，百姓们将永无出头之日。以二位大哥看来，当今圣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赵匡胤接口说道：“如今皇帝不过是个游手好闲、吃喝嫖赌的公子哥儿。这样的人当了皇帝，哪里懂得治国安邦，与民休养生息？只是一味猜忌杀戮旧臣，吃喝玩乐。终于导致了凤翔节度使王景崇、赵思绾和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守贞先后叛乱，这便是前年发生的‘三叛连兵’。这场叛乱好不容易才平息了，可这皇帝小儿仍不思悔改，还是一味地贪恋女色，陷害忠良，弄得正直之臣人人自危，敢言之士噤若寒蝉。像这样的朝廷，真不知道还能维持几天？”

听着赵匡胤说完，韩令坤一旁接口说道：“若说起朝中之事，更有奇闻奇事。一年前南唐主向汉天子进贡了一批女乐，个个如花似玉，能歌善舞。咱这当今天子自得了这些骚货之后，淫乱荒政，久废朝纲。花费巨金，大兴土木，特造一院，名曰御勾栏。为建此院，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累死了多少丁夫工役。皇上将这班女乐置于其中，又从民间广选美女，充做野味。他每日里率领王公贵戚，在这院内楼中，开长夜之饮，纵流连之欢。刘承祐酒酣之时，竟当众宣淫，做禽兽状。因此谤言日炽，国势日非。以小弟看来，这江山不久必属于他人。不知何人有福，能得此社稷？”

听着朝廷中这些闻所未闻的丑事，石守信惊诧地瞪大了眼睛，看看赵匡胤，再看看韩令坤，一句话也插不上。

赵匡胤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他嘴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将手中的酒杯“砰”的一声重重地墩在桌子上，杯中酒溅溢而出，流了一桌子。

他怒声说道：“朝廷昏闇，国将不国。如今北有契丹掠地烧杀，西有吐蕃军虎视眈眈。中原大地，锦绣河山，被藩镇诸侯分割的七零八落。大江之南，更有南唐、南汉、吴越、后蜀列国环绕，各自为政。真个是四面烽烟滚滚，八方画角凄厉，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刘承祐这个昏君，却不理朝政，不修兵备，一味地盘剥百姓，宴安淫乐，置国家安危、黎民死活于不顾。”

一口气说到这里，他喘口粗气，端起酒杯“咕嘟嘟”灌了下去，看看韩、石二人，又说道：“我等兄弟皆七尺男儿，岂能熟视无睹，作壁上观？当今多事之秋，正是英雄豪杰拍案而起，大丈夫振缨建功之时。我赵某生逢乱世，却不甘堕溷，老死户牖之下。有朝一日，必将冲出开封这泓死水，为收拾乱局，扫荡妖氛，拯救天下苍生掀起冲天大浪。”

韩令坤、石守信也都是热血汉子，听匡胤说完，早已激动的满脸绯红。石守信



说道：“听兄长一席高论，石某振聋发聩，五内滚沸。我敬兄长一杯，他年若用得着小弟，上刀山，下火海，小弟也跟着兄长，决不眨眼皱眉。”韩令坤也忙举起杯来，三只酒杯“哐啷”一碰，说声“干”，同时一饮而尽。

三

赵匡胤回到家中，未及洗浴，先到父母房中问安，一进门，不禁吃了一惊，只见父亲趴在卧榻上，面色焦黄，脸颊脖子上挂着豆粒大的汗珠子，一个劲儿地呻吟不止。赵匡胤登时慌了，也不知父亲得了什么重病，只觉得心头“咚咚”乱跳。忙问母亲杜氏道：“孩儿早间出门时，父亲还好好的，一日之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究竟出了何事？”母亲记着赵弘殷的嘱咐，怕他惹事，便笑笑说：“没啥大事，我儿放心，汝父今日早朝时，不慎从马上摔下来，跌伤了双腿，已找郎中看了，又没伤着骨头，不碍事的。”其父赵弘殷见儿子回来了，撑力抬起头来，满是痛楚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皮肉之苦，养几天就好了，你快吃过饭，回你媳妇房里歇着吧。”

赵匡胤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当下听了母亲的话，又见父亲满脸痛苦之相，心中便犯了嘀咕。想老父戎马半生，在千军万马中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是从小马背上颠过来的，怎么会在这风平浪静之时，从马上摔下来呢？再说父亲自幼习武，练就了铜打铁铸般的身躯，纵然平地里跌一下子，也不会如此苦痛。情知有诈，也不再多问，只恭恭敬敬地向父母道过安，便轻手轻脚地退了出来。

赵匡胤回到房中，与妻子贺金蝉相见，劈头便问道：“父亲伤势如此严重，究竟为了何事？”贺金蝉垂首低眉，轻声嗫嚅道：“说是从马背上颠下来摔伤的。”“胡说！其中定有大事，父亲瞒着我，你这做妻子的也敢欺诓我吗？”一看匡胤发了无名之火，贺金蝉顿时吓得手足失措，慌忙双膝跪下道：“夫君息怒，非是为妻有意欺诓，实在是父亲大人吩咐这样说的。”看着娇妻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就像只受了惊吓的雀儿似的，赵匡胤心中一软，自觉失态。妻子贺金蝉是与父亲同朝为官的右千牛卫府率贺景恩的千金，也是名门闺秀。生得端庄秀丽，且性情温柔恭顺，知书达理。父亲正是看中了这女子的贤淑聪慧，才为自己聘为妻室。二人结婚一年多，一直亲亲热热，相敬如宾。赵匡胤为自己一时着急而迁怒于爱妻深感不安，急忙将妻子搀扶起来，柔声说道：“你我夫妻之间，要一生一世不存芥蒂，就该无话不说，无事不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贺金蝉不敢隐瞒，只得把公爹如何为御勾栏的事请驾回銮，如何犯颜直谏忤了当今，又如何因苏逢吉和南唐的两个粉头进谗，被革去官爵惨遭毒打，一五一十全都说了。

赵匡胤一面听着，心中的火苗于便一蹿一蹿的，胸膛里就像装满了火药似乎随时都会爆炸。不禁狠狠地骂了一句：“昏君、臭婊子！”

到郊外躲一躲也好。
留在这里，一时间不能远去，哪怕暂时
就要发狂了，就要爆炸了，他一刻也不愿
他感到自己再也待不下去了，眼看

帝王全传文丛

但这事该怎么办，他还得想想再说，只好强压下心中的怒火。他匆匆忙忙地洗浴、吃饭，然后对妻子说道：“事已至此，也没什么法子，咱们先睡吧。”

匡胤躺在床上歇了一会，侧耳听听，娇妻贺金蝉已平静地睡着了。伉俪情深，便要离家出走，他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个柔情似水的妻子，还有严父慈母和小鸟依人般的弟妹们。但是，他知道，儿女情长，就会消磨了英雄壮志，庸庸碌碌了此一生，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只是这次去杀那些婊子，为父报仇，一定要做得万分机密，切不可走漏消息，给家人带来祸事。

想到此，匡胤翻身下床，悄悄地换了一身夜行衣，取一口短剑，挂在衣服里边，收拾一个简单的包裹，装些散碎银两，出了房门，从后院越墙而出。

赵匡胤很快来到御勾栏院前，但见重门紧闭，悄无声息，只有两盏昏黄的大灯笼在夜风中簌簌地摆动抖动着，闪烁着惨淡的幽光。大门西首一带红墙，并不算太高，匡胤将丹田气提起，身躯一纵，早已稳稳地飞落墙头。墙内是一溜粗大的柳树，他攀援着树干，轻轻溜下地面，竟是绝无声响。经过半天的大风，满园里铺着一层厚厚的残花败叶。他打量一下四处无人，便隐身快走，向着北面的观花楼摸去。

将近观花楼，正行走间，却见两个虎贲军，提着灯笼过来巡夜。匡胤从树后闪出，双手疾出，点了他们的哑穴。却提了灯笼，悄悄地摸上楼去。观花楼是隐帝宴饮歌舞的地方，那些女乐粉头们住在后面的撷芳楼上，这里除了几个太监，并无人居住，满楼上寂然无声。匡胤摸进大厅，从灯笼中取出烛火来，先把满屋的罗缎帘幔、地毯、挂毯引燃，看看大火突起，便闪身冲下楼去。

不多一会，整座观花楼已是烈焰腾空，火光冲天。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直烧得噼里啪啦震天爆响，梁柱爆裂，屋瓦崩射，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匡胤躲在暗处，高声喊道：“不好了，观花楼起火了，快来救火啊。”深夜里一声高喊，直令人惊心动魄。居住在两廊厢房中的虎贲军们，从睡梦中突然惊醒，赤身裸体冲了出来，就像一群没头苍蝇似的，乱纷纷地东碰西撞，寻找家伙忙着救火。

乘此混乱之机，赵匡胤箭射一般冲上后面的撷芳楼，那班女乐们，也有睡下的，也有没睡的，听得前面人声喧嚷，正待惊慌失措地穿衣，一个个衣衫不整，乌发披散。赵匡胤抓住一个粉头，问明青杏、冶桃住的厢阁。他一脚将门踢开，只见二人兀自半裸着身子，斜歪在帐内，正在忙着穿衣。赵匡胤一见二人，顿时怒火攻心，厉声骂道：“尔等贱婢、母狗，爷爷今日来取尔狗命。”手起剑落，将二人杀死床前。

匡胤杀了两个女乐，为老父报了仇，解了心头之恨，听那谯楼已敲五鼓，不敢滞留，当下举步如飞，出得城门，在城郊树林里换下夜行衣，仍做平日打扮，径奔关西而去。

四

赵匡胤离开汴京之后,正是沿着黄河大堤,由东向西,逆流而上。他没有目标,不知道路在何方,更不知道归宿在何处。只是怀着一腔热血,踌躇满志,只身一人闯天下。他深信不疑,外面的世界一定很精彩,因为那是无数英雄叱咤风云、建功创业的大舞台,是自古以来,无数风流人物纵横驰骋,逐鹿问鼎的大战场。“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坚信自己一定会像中华历史上那些风云际会的英雄人物一样,在这个大舞台上一展身手。绝不是那些蝇营狗苟、庸碌无为的芸芸众生。

赵匡胤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裹,手提一条哨棒,大步行进在黄河大堤上。略带湿润的河风吹在他那红色的脸膛上,扑在他那敞开的微微起伏的胸膛上,他感到十分惬意和自得,来到这个世界上二十四年了,今天才真正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他看着河床里那汹涌澎湃、翻滚喧逐的浑浊的浪涛,心中平添了无限的感慨。这条凶悍而又温驯、狂放而又多情的河流,中原大地的生命之源,炎黄子孙的母亲河,它浩浩东流,不舍昼夜,孕育了华夏的古老文明,阅尽了历史的风雨沧桑。在它流经的大地上,既创造过盛世的繁荣辉煌,也上演过乱世的凄惨悲剧。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在此饮马,然后扬鞭驱驰,奔向成功人生的终点;也不知有多少败军之将在此磨刀霍霍,最后却折戟沉沙,身败名裂。这里是英雄的摇篮,也是庸者的坟墓。我赵匡胤今日也是从你身边出发,你黄河作证,不创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今生今世誓不还乡。

看着这条像烈马一样狂傲不驯、奔腾不止的河流,不知为什么,赵匡胤忽然想起了离他家不远的那匹石马。

赵匡胤的儿时是在洛阳长大的,离赵宅不远的一个空旷处有一匹与真马差不多大小的石马。匡胤从小就喜欢习武,喜欢战马,而对儒家经学没有什么兴趣。他不习惯整天静坐在学堂里,屏息静气地倾听塾师那枯燥无味地讲授。常常是一边听讲,一边却在想象着舞枪弄棒,纵马驰骋。父亲专门为他延聘的塾师陈学究对他无可奈何,只好向他的父母如实禀报。匡胤的母亲杜夫人是位颇知礼法的大家闺秀,她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学以致用仕。听塾师说了儿子的情形,心中十分着急,便苦口婆心地劝儿子不要再去习武,要安下心来读书。匡胤从小便非常孝敬他的母亲,他垂手而立,恭恭敬敬地听完母亲的训戒,却平静地对母亲说道:“母亲训示,自有道理。但儿子却以为,儒学虽然高深,也能使人成器,然而在如今这个世道上,却不合时宜。”

儿子的回话,大出杜夫人的意外。她颇感惊讶地问:“我儿所言不合时宜是指的什么?”匡胤答道:“当今之世,兵戈不息,烽火遍地,怎能不问世事,躲在家中读

马上



赵匡胤

